



# 导游阿萍

□巴山狼

暑假去云南走了一趟，跟团。云南的“昆、大、丽”路线，一直是我向往的，今年暑假事务少，就安排上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看到各种媒体上关于跟团旅游的消息，贬多褒少，游客反馈体验感差、涉嫌强制购物等不一而足。实在不想自驾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在某App上购买了行程。出发前，有些忐忑。所购的行程价格比较便宜，联系的旅游地接也明确说“属于购物团”，其间有安排进店购物。特意问了，总不强制购物吧？答复说“当然不会”。

飞机落地昆明，旅游地接把我们接到酒店。酒店还不错，第一印象很好。随之而来的担心却更多了。

晚上接到导游的短信，通知第二天的行程安排。早上匆匆吃了早餐，拉着行李箱下楼，见到了在大厅里等候的导游阿萍：一个略瘦的女孩，二十多岁，淡妆，衣着得体，一脸笑容迎接每一位客人。她指导大家把行李箱放进旅游大巴，提醒大家只带随身物品上车即可。“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小妹，会不会经验不足哦，如今的年轻人，很多习惯和观念跟我们有代沟，带大家游玩和购物时，会不会不好沟通？”心里有些疑虑。

车出发了。她拿起话筒向大家问好。她简洁地自我介绍，讲了出行的规则，并分好小组，便于清点人员。声音不错，是那种听起来比较舒服的女声，有点儿接近播音员的音质，普通话标准，语言干净。

第一站是石林。下车时，我经过她身边，随口赞了一句：“你真漂亮！”她笑靥如花地回应：“谢谢你，很高兴为你们服务。你们是我做导游的最后一个团，一定让你们玩得舒心。”

来石林游玩的游客很多，我们在她带领下，找到最佳拍照点打了卡，然后跟着她穿行在石林中。游客太多，阿萍带着我们尽量走人少、景又不错的路线。每到一处奇特的景观，她都耐心地讲解，还随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在安排好我们自由游玩后，她很快就消失了。大家按照约定时间出了景区上车，车的前排放有四五件矿泉水。阿萍说，这些水就是给大家准备的，口渴了自己拿，不浪费就行。这是阿萍自己掏钱给大家准备的，导游给游客买水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

然后，车子开往大理。阿萍除了介绍一路上的景观，还特别讲了中缅抗战的故事。当讲到戴安澜将军受伤牺牲，战士们拼命把他抬回后方，身上满是弹孔，伤口化脓已长

蛆时，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有些哽咽。车上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她讲述，连小孩也听得认真。她的故事里是满满的家国情怀，让游客在恹恹欲睡的旅途中受到感动，让小孩子在不经意间受到教育，这个导游不简单！

她无意间讲了自己参加云南省导游大赛，获得了一等奖。说这话时，她很平静，丝毫没有炫耀之意。

每天行程结束，她都送大家进酒店，并在酒店大堂等待10分钟，然后才离开。她说，怕大家的房间有问题，有她在，好跟酒店协调，让大家入住无忧。我和同行的游客都说，遇到阿萍，我们好幸运。

在大理，我们团进了第一个购物店。进店前，阿萍照例要进行购物动员。记得车子快要到购物店了，阿萍还在给大家分享关于云南的风土人情。还有10多分钟就要到目的地了，阿萍这才很抱歉、很不甘心地收回了话题，开始购物动员。她说，虽然大家的购物量与她的业绩有关，也与旅行社有紧密联系，但是，她不想大家买到不称心、不如意的东西。她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，别不买，也别乱买。购物结束，大家上车时，阿萍脸上不惊不喜。她说，自己不喜欢带购物团，如果游客买到的东西物超所值，那是皆大欢喜的事，就怕游客买到物非所值的东，会过意不去。她说，自己厌倦了导游工作，带完这个团之后，想去开启一段新的人生。

在大理古城，阿萍把我们交给了当地导游。去丽江时也一样。阿萍不在，团里的人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特别是去玉龙雪山，我们还被当地导游忽悠了。

从云南回来很久了，还会时不时想起一路的所见所闻，又在媒体上看到哪儿又有导游在宰客的新闻……这时，我心里庆幸，“还好，我们遇到了导游阿萍”。

后来，我翻看阿萍的朋友圈，得知她依然在做导游。我想，她的继续是对的。导游做得这么优秀，为什么不继续呢！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铁路中学校)



## 婆婆的浑水汤圆

□卢郎

儿时，我家是一个大家庭，父辈两兄弟没有分家，吃住都在一起。婆婆当家，也买菜煮饭。

在我眼里，婆婆非常了不起，上顿没吃完的剩饭，她放在炒完菜的锅里炒得焦焦的，灶台上放一碗凉水，手在凉水里沾一下，抓一把炒焦的饭，双手捏成团，递给在灶台边围着的我们。婆婆说这叫饭团，焦焦酥酥的，很好吃，如果前面炒了肉，还有肉的鲜香味。我们拿着饭团，快步跑出门，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着慢慢吃。

但最值得我怀念的，是婆婆的浑水汤圆。

听到这名字，不少人都一头雾水，摸不着头脑。我也不知是婆婆自创的，还是祖上传承下来的，或者是跟着邻居们学来的。

浑水汤圆的做法很简单，但过程有些麻烦。生大米用石磨磨成细细的米粉，铁锅盛适当的水，烧开后，左手抓着大米粉，徐徐均匀地下到锅里，右手握着锅铲，在锅里转着圈划动，让米粉与水拌匀，不使成团。锅里的米粉渐渐浓稠起来，到最后，锅铲划动得非常吃力。这过程有些像家里自己做凉粉。待米面全部下完，锅里的也浓稠成一大团米面团，如觉得有些稀，就添加一些干的米粉。然后舀在一只缸钵里，等待它凉。米面团凉透后，在簸箕里揉成长条，用手捏成一个汤圆般大小的团，就开始包馅了。馅是各种时鲜蔬菜，有包包白、老南瓜、胡萝卜等，剁得细细的，有时也添加些肥肉丁，当然还要放大葱、盐、芝麻油、姜末等调料。包好的汤圆摆在簸箕里，雪白一片，很是好看。铁锅里烧一大锅水，有时水都沸了，但婆婆并不下汤圆，还不时盯着墙上的老式挂钟看。等到中午11点差5分钟时，才将汤圆下到沸水里，煮了一会儿，就熟透了。但锅里的水并没有浑。这时，婆婆再用手抓一些米面，依然徐徐撒进锅里，一边用锅铲轻轻推动，随着米面的添加，锅里的水变浑了，有些浓稠了，就起锅舀进一只大缸钵里。这时，么婶也正好进屋。么婶在重庆丝纺厂工作，中午十一点半吃午饭，半小时，十二点回厂上班，我家在厂门口住，能回家吃饭，其他住得远的，要么是家人送饭到厂门口，要么就在厂里吃食堂。

起锅前，还要撒上盐，放点猪油，撒上葱花。鲜香柔滑，好吃！在我记忆中，用肥盐肉加包包白做的馅，最好吃。之所以记得住，是在车队工作时，吃过张永雄师兄用肥盐肉和韭菜做馅的饺子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儿时吃过的肥盐肉浑水汤圆。直到如今，我仍然认为，肥盐肉馅的浑水汤圆最好吃！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古川菜研究院)

## 有个亲戚“烂羊皮”

□文猛

在老家，我与“烂羊皮”张有财结穷亲已有多多年。“烂羊皮”与狼和羊都没有关系，他叫张有财，是附近家喻户晓的叫花子，“烂羊皮”算是大家给他起的网名。

今年春节前夕，我正准备去看望“烂羊皮”，却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。说是信，其实是一首打油诗：“结亲五载，沐浴君恩。欣逢盛世，国运家运。田地有粮，银行有薪。昔日穷酸，荡然无存，再受捐助，有损吾名。春联高挂，改换门庭。待到春来，再报佳讯。”

“烂羊皮”买彩票中大奖了？天上掉馅饼了？我一头雾水。

过去老家很穷，村里经常走过要饭的叫花子，印象最深的就是“烂羊皮”。他披着一张破旧的羊皮袄子，手里握着一支竹笛，每隔十来天就出现。当村口传来笛声，大家知道“烂羊皮”来了，便从家里带上些吃的，迎着笛声走去。

大家送上些吃的，笑着问“烂羊皮”：“今天太阳正好，你也不把烂羊皮脱掉？”

“烂羊皮”把竹笛一横，一曲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迎风飘荡。一曲完毕，他看了看太阳，望了望围观的人群，大声唱道：“太阳出来四山红，如今的乡村大不同，锅里煮的是洋芋饭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……”

大家又问：“你这样年轻，又有文化，哪个出来要饭呢？”

“烂羊皮”竹笛一横，一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响起。他吃过好心人递过的饼子，开始唱道：“人老了，人老了，人从哪里老，人从牙齿老，吃干胡豆还好，喝肉汤不行了！”

“烂羊皮”真名叫张有财，读过初中，父母暴病死后，他就停学了，又不愿劳动，干脆出来讨饭吃。人们见他说话文绉绉的，成天披着张烂羊皮，洋不洋土不土，干脆就叫他“烂羊皮”，反而忘了他的真名。

土地包产到户后，家乡的叫花子越来越少，但“烂羊皮”依然如故。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，我最牵挂“烂羊皮”。我们到乡下结穷亲开展乡村振兴，我首先想到了“烂羊皮”。

到乡下见“烂羊皮”那天，我买了很多吃的、穿的，还特地买了被盖、床单等，吃的穿的是给“烂羊皮”准备的，被盖床单是为我自己准备的，我要与“烂羊皮”一起同吃同住几天。

老支书告诉我，村里房子最破旧的，田里庄稼最萎靡的，就是“烂羊皮”家的。

村里打了招呼，“烂羊皮”在家等我，他接过礼物，掏出笛子开始唱：“太阳出来喜洋洋，家里来了共产党，送礼送钱送政策，我不爱党谁爱党？”

还是当年的“烂羊皮”。

“烂羊皮”的家虽然破烂，但屋里非常整洁，被子叠得整齐，床单非常干净，窗前还放着一大盆鲜花。

告别时，我从行李包中掏出一盒各种调式的竹笛，又送了他一本笛子独奏曲谱。“烂羊皮”接过去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他放下竹笛和曲谱，跑进堂屋，把他那破旧的“烂羊皮”扔进土灶，激动地唱起来：“70年代半块馍，一夜高兴睡不着；80年代两碗米，蒸碗干饭心欢喜；90年代三元钱，喜气洋洋过个年；如今逢上新时代，横笛高歌好梦来”。

我听得流泪！

第二年再去“烂羊皮”家，他修起了新房，房中有了粮仓。乡亲们围住我，说现在的烂羊皮“洋气起来”了，成天穿着笔挺的中山装，口袋中插了钢笔，田里的庄稼长得茂盛，周边几个村的合唱队、秧歌队，都请他去辅导伴奏，成天忙得得很！

今年春节一放假，我急忙赶回老家去看“烂羊皮”，一探究竟。

见到“烂羊皮”时，他正在村口给跳舞的人群伴奏，吹奏的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

我拉住“烂羊皮”，问发财啦？“烂羊皮”横笛一吹，是《步步高》，然后把我拉进人群中，对我唱道：“说我发，我就发，国家发了工资卡，每月走到银行去，养老保险月月拿；种粮补贴是红包，退耕还林咱放假；自从盘古开天地，咱们农民也当家；感谢党的好政策，幸福梦想向阳花！”

老支书指着人群中一个扎红头巾的妇女说，“他们好着哩，下个月就要结婚啦！”

挥舞着纱巾，敲打着腰鼓，我走进舞动的人群，笛声悠扬，鼓声激荡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主席)